

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主办

(第四辑)

湘学

主编：方克立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主办

(第四辑)

湘学

主编：方克立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辑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克立 王立新 王兴国
王继平 刘启良 朱汉民
李佑新 李建国 郭汉民
唐凯麟 熊治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学.第4辑 / 方克立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3

ISBN 978 - 7 - 5438 - 4702 - 6

I . 湘... II . 方... III . 学术思想 - 思想史 - 研究
- 湖南省 IV .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2037 号

责任编辑: 夏新军
洪江水
装帧设计: 尹文君

湘 学(第四辑)

方克立 主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33 000

ISBN 978 - 7 - 5438 - 4702 - 6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湘学通论

- 千年湘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方克立(3)
湘学及湖湘文化诸概念述评 邝锦芳(17)

湘学思想渊源研究

- 《楚语》观射父论：“绝地天通”文本撮义 张京华(55)
贾谊民本思想再诠释 隋金波(78)
两宋时期地方官员与贬谪儒臣对湖南地区理学
之贡献 王立新(88)

濂溪学研究

-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朱汉民(111)
周敦颐诚学的文化价值 赵载光(121)
浅论周敦颐的思想史地位 向知燕(131)

湖湘学派研究

- 《胡氏春秋传》校释札记 王雷松(143)
朱熹与胡宏 陈代湘(166)
魏了翁在理欲观上对胡宏的继承 鞠巍(185)
张栻早期工夫论考 王丽梅(192)

湖南心学研究

- 蒋信的心学特色 王光红(205)

船山学研究

- 回到船山 刘启良(219)

- 从吕祖谦的《博议》到王夫之的《续博议》 王兴国(265)

- 王夫之与程朱理学 蔡方鹿(280)

- 论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思想 许苏民(289)

历史的意义
——论王船山的历史发展观 邓 辉(321)

- 从道、气、性三范畴看王夫之对传统理学的

- 改造 林国标(337)

- 论王夫之哲学所具“大成”气象的特征 覃正爱(348)

- 论王船山的生死观及其现代价值 朱理鸿(363)

- 嵇文甫的船山学研究 方红姣(371)

- Qing in Wang Fuzhi's Broad Commentary on

- the Book of Odes

-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情” 谭明冉(383)

近代湘学研究

- 魏源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王向清(409)

- 曾国藩与朱熹：思想与实践的理学双峰 徐 刚(420)

湖南佛教研究

- “高高山顶坐，深深海底行”

- 晋唐时期思想家出入佛老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 徐孙铭(441)

湖湘文化中的一块瑰宝 ——沩仰宗	陆启义(460)
湖南道教研究	
李道纯的心性论及其与湘学的联系	吕锡琛(473)
湘学著作评述	
让湖湘文化与时俱进 ——读《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 10 大转换》	李国飞(487)
拨开历史的迷雾 ——读《湖湘学派史论》	杨景岗(493)
尊湖湘学派 析性理之学 ——《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读后	赵海峰(499)
在诠释中领悟船山的道学美 ——读陈来的《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	李 健(505)
会议综述	
船山研究的新阶段 ——记船山学学科建设研讨会	朱迪光(511)
2006 年首届周敦颐国际学术思想研讨会	陈芷烨(515)
资料索引	
2003 年—2005 年湘学研究资料索引	王爱红 黄丽娅(525)

湘学通论



千年湘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方克立

湖南卫视给我出了一个题目：湖湘文化怎样走向世界？

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地域文化能不能走向世界？怎样走向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文化的全球化并不能取消或者消解文化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也不能消解文化的地域性。在今天，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现代性与根源性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都能在这样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时代自在地、没有任何忧患地生存和发展。事实上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是存在的，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也是一个必然规律，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全球化时代，只有那些文化底蕴深厚，有独特的精神价值，而且能够与时俱进，历史证明它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种文化，才有可能融入到文化的全球化中间去，继续发光并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在一种民族文化当中的地域文化，同样也有这个问题。地域文化是否有生命力，要看它是否有独特的精神价值，有很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其中也蕴含着普世的意义和价值，能够为人类文明增添精神财富，这种文化才有生命力。

我们来看一看湖湘文化作为伟大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不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价值呢？湖湘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

化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艳的花朵，主要靠什么？我认为湖湘文化中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就是千年湘学传统和千年湖湘书院教育传统，以及由这种传统所培育出来的大批湖湘优秀人士，即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他们所贡献出来的精神产品是完全可以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像周濂溪、胡五峰、王船山这样一些湘学代表人物，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都不愧为世界级的大思想家。但由于我们研究和宣传得不够，目前还没有产生其应有的世界性的影响。

与湘菜、湘绣、花鼓戏、南岳衡山等其他湖湘特色文化相比，湘学是湖湘文化中最深层的属于精神内核的东西，它已将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上升到了一种学术观念的形态。我们今天讲湖湘文化走向世界，不仅要宣传湖南的山川胜境、丰富物产、特色文化，吸引世界各国人民到三湘大地来旅游；不仅要把湖南的优特产品推向世界市场，发展本地区的经济，而且要加强对湘学的研究和宣传，让湘学的精神传统，让周濂溪、胡五峰、王船山、谭嗣同等这些湘学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能够为世界所知晓，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湘学”这个概念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来了。杨毓麟在《新湖南》中说：“胜国以来，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焉。”这里“湘学”是指船山学。他还未必是最早提出“湘学”这个概念的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湖南大学教授李肖聃写过一本《湘学略》，概述了千年湘学的发展历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屈原，而以《濂溪学略》为第一即以宋代的周敦颐为湘学的实际开创人物。千年湘学大体上是指从两宋至清末这一段时间，在湖南地区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将儒家的心性哲学与经世之学相结合，主张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的学术传统。它是一种地域性的学术传统，有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是一个伟大的精神传

统，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湘学这种学术传统：

一是它传承千年，内容丰富，高潮迭起，大家辈出。

湖南地区的学术文化，在唐宋以前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不大，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楚文化的特征，屈原就是一个代表。中国文化的重心南移、儒学地域化的趋势出现之后，湘学作为儒学中的重要一脉才有可能形成和发展。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也是湘学发展史上的一位象征性人物，讲湘学源流就从他开始。在南宋时期，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是与朱熹的“闽学”、陆象山的“江西之学”、吕祖谦的“婺学”即浙东学派并列的四大理学学派之一，在当时的势力和影响相当大。南宋后期的理学家真德秀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写《宋元学案》的黄宗羲也认为：“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那个时代的青年学子甚至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就像今天没有读上北大、清华一样感到遗憾。但到南宋末年，这一派就逐渐分化、离析而式微了。明清之际湖南出了大思想家王船山，湘学得以重光。船山之学渊源于周（濂溪）、张（横渠），与南宋的湖湘学派也有明显的思想继承关系。可以说王船山是从古代湘学过渡到近代湘学的一个关键人物。近代湘学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时期更是人才辈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几个重要转折关头，湘学人物都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并相应地涌现出了几个人才群体。一个是在鸦片战争前后，清朝道（光）嘉（庆）年间，出现了以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唐鉴等人为代表的倡导经世实学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才群体。后来到咸丰同治年间，又出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郭嵩焘等人为代表的湘军儒将集团，他们同时也是当时洋务新政的提倡者和推行者。再往后，到19世纪末，又出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沈荩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才

群体。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湖南又出现了以黄兴、蔡锷、陈天华、杨毓麟、宋教仁、章士钊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许多出身于岳麓、城南等书院，深受湖湘学统的影响，也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了湘学的学理和学风，使近代湘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我讲湘学就讲到这里为止，讲到清朝末年为止，清末是它的下限。

二是它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并且前后相继，有很强的传承性。

首先，湘学作为在特定历史时空中产生和发展着的一种学术传统，它是中国传统学术即“国学”的一部分，是中国儒学、宋明理学中的一个学派。从两宋到清末，湘学学者都认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尊崇宋明理学，坚持儒家道统，这是决定其学说、学派性质的一个基本特点。南宋湖湘学派虽然在学理和学风上与朱熹的理学有一些歧异，曾经受到朱熹一派的批评和挤兑，但这只是理学内部的分歧，在“同植纲常，同扶名教”，也就是用儒家的心性哲学来为封建政治伦理的合理性作论证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正如朱熹在给张栻写的祭文中所说的，他们二人是“志同而心契”，“同归而一致”。后世湖湘学者一般都以朱熹、张栻的理学为“正学”，以其为“学之本”，其“守死善道”的理论坚定性不仅表现在有强烈的原道精神，而且有一种殉道精神，湖南也因此而成为著名的“理学之邦”。可以说尊崇宋明理学、坚持儒家道统是湘学与理学其他各派的共性。

其次，湘学又有自己的独特个性，这主要表现在它反对“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倡导“得其体必得其用”，主张“体用合一”、内圣与外王并重，把儒家的心性哲学与经世之学结合起来的实学特征。当时理学主流派的一些思想家，讲道德心性之学往往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实际事功方面却相当薄弱，即所谓“内圣强而外王弱”。在宋朝内忧外患，金兵、元兵不断侵犯边

界的时候，这些道学先生们一点本事也没有，“平居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们既无匡时救国之策，也不能带兵到前线去冲锋陷阵，最后只有以死来报效宋王朝。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好的，至少是言行一致的。有些人平常讲理学、讲道学，到关键时刻却成了投降派，这就是十足的“伪道学”了。湖湘学派的学者完全不是这种风格。他们平常就“多留心经济之学”，认为治道要以养民、恤民为本，在国家民族有难的时候，儒家学者更加有责任出来“康济时艰”。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把《春秋》看作是一部“经世大典”，倾毕生心血著《春秋传》30卷，专门讲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夷夏之防”的大义，为抗金复国、复兴民族文化制造舆论。他的两个儿子胡寅、胡宏，都不接受投降派秦桧的召用，隐居讲学、传授弟子，并曾先后上书皇帝，坚决主张抗金救国，收复中原失地，雪靖康之耻。胡宏的学生张栻曾随其父、抗战派名将张浚率师北伐，参赞军务，在地方官任上也做了许多为民兴利除弊的实事。在他们的影响下，湖湘学派的学者都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社会改革家和抗金名将。例如张栻的学生、衡山人赵方，在开禧北伐中多次大败金兵，屡建奇功。他的父亲赵棠是胡宏的学生，他的儿子赵范、赵葵和孙子赵淮都是抗金、抗元名将。湘学的经世思想在王船山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他青年时代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长期隐居著书，总结明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强调治史必“见诸行事之征”，“推之而可行”，才能成为“经世之大略”。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湘学。魏源等人在湖南倡导今文经学，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中的通经致用传统。曾国藩反复强调“经济”（经邦济世）之学与“义理”之学的统一，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个理论纲领。近代中国面临着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到发展成为学习西方制造技术的“洋务运动”，应该说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三，湘学的实学特征在学风上则表现为主张“学贵力行”、“践履务实”，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朱熹曾批评湖湘学派“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这里说的“践履”，主要是指践行“君臣”、“父子”之道即封建伦理道德的行为，但也反映了两派在学风上的基本分歧。湘学重践履、重力行的思想传统，从胡宏、张栻到王船山、魏源，可以说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他们在知行观上的主张有许多相近相似之处。

其四，湘学中有特别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资源。这是由于湘学兴盛的几个历史时期——南宋、明清之际和近代，都是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许多学者亲身遭逢了国亡家破的惨重民族灾难，创剧痛深，而传统儒学中的《春秋》大义又给他们提供了借鉴，因此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往往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悲情。德祐二年，元军攻陷长沙之时，岳麓诸生“荷戈登陴，十亡其九”。王船山冒着杀头危险，抗拒清朝的“雍发令”，在穷乡僻壤东躲西藏，终于“完发以殮身”。谭嗣同为救国保种、变法图强而血溅菜市口。写《警世钟》的陈天华，写《新湖南》的杨毓麟，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无理和清政府的无能而分别在日本和英国蹈海殉国。湘学史上的这些慷慨悲歌的故事，至今仍然是爱国主义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当然还可以列举出湘学的其他一些特点，比如从精神气质来说，湖湘学者富有“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自由创造精神，又有“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兼取各家学说之长的开放性传统。杨毓麟说湖南人有一种“特别独立之根性”，它首先表现在学术方面，并列举出周敦颐、王船山、魏源、王闿运、郭嵩焘、谭嗣同等人的突出贡献和独创性成就，来说明湘学的“奋然自异”之处。湘学的开放精神也有许多表现，比如张栻把他的朋

友，也是论敌朱熹请到岳麓书院来讲学，搞“朱张会讲”，各抒己见，互相辩难。湖湘弟子也把朱熹当作自己的老师。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就有魏源、郭嵩焘等湘学代表人物。这种开放的心胸和兼容的气度，与具有独立创造精神一样，在学术发展中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是千年湘学的学术成就很高，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以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他所创立的“濂学”也被视为湘学之始。周子著《太极图说》和《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探天命人性之原，为儒学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体系。也就是说，在天道和人道、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原问题上，儒学借助于周敦颐创造的哲学体系，不但可以与佛、老相抗衡，而且重新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因此周敦颐在中国儒学史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被认为是儒学衰微千年之后，能够“得圣贤不传之学”，接续孔孟道统的“道学宗主”。胡宏是湖湘学派的主要理论奠基者，他在《知言》中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哲学理论，就是以“性”为天下之大本，即所谓“性本论”哲学。它在理论上既不同于“理本论”也不同于“心本论”，而是开创了一派主张“非性无物”、“性体心用”的新的理学学说。但是很遗憾，后来的研究者们却对它重视不够。其实《知言》在当时是一本很了不起的著作，吕祖谦认为它的水平在张载的《正蒙》之上，朱熹专门写《知言疑义》同它进行辩论。从思想史的意义来说，主张“性本论”的《知言》与主张“气本论”的《正蒙》至少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船山这位产生于湖湘大地的思想巨人，不仅在湘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者和总结者、终结者。他的问题意识还是来自传统哲学，他也没有离开儒学的基本立场，但在船山生活的那个时代，能够对天人、理气、道器、有无、动静、两

一、能所、知行、理势等一系列传统哲学问题作出系统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回答，确实达到了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高峰。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和总结者王船山都是湖湘学者，可见湘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近代湘学在道学思想、经世思想、对外开放思想、民族主义思想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发展，特别是湖湘学者不尚空谈、勇于实践的精神，在近代历史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湘学代表人物决定着或主导着近代中国的命运。杨度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就是激扬湘人的这种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

四是千年湘学传承与千年湖湘书院教育传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湘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它也是时盛时衰，我们经常提到南宋的湖湘学派、明清之际的船山学和近代湘学，这是湘学发展的几个高峰，其实中间也有相当长的低潮时期。但有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湘学在湖南地区传承千年而统绪未断。它为什么能够千年传承下来？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靠这个地区非常发达的书院教育传统的支持。古代没有报纸、杂志和电脑网络等现代传媒手段，书籍印刷、收藏和流传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知识传播主要靠学校教育、师弟传授。宋代经济、政治中心南移后，湖南地区的教育事业一直比较发达。长沙岳麓书院始建于公元 976 年，衡阳石鼓书院建立于 997 年，它们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淮阳应天书院并称为宋代的四大书院。宋代湖南共建书院 64 所，除岳麓、石鼓之外，还有长沙的城南书院，湘潭的碧泉书院、主一书院，湘乡的濂滨书院，衡山的南岳书院等等。清代湖南共建书院 387 所，至清末尚存 217 所。这些书院教育的内容，主要就是传承湘学的学理、学说和学风，即所谓“溯五峰”。

(胡宏)之道脉，缅广汉(张栻)之流风”。如此代代相传，就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即所谓“湖湘学统”。由湖湘学统所培育出来的人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十分重视“求仁履实”、“经世致用”之学，这正体现了书院办学的宗旨：“盖欲成就人才，将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宋元学案》给湖湘学派立了六个学案，涉及数十位学者，他们之间都有师弟传承关系，都在碧泉、岳麓等书院随胡氏父子和张栻求道问学过。王船山青年时代也曾肄业于岳麓书院，并与友人结成“行社”，关心国家大事，主张躬行实践。他求学时代岳麓书院的山长(校长)是忠实传承湖湘学统的吴道行先生。近代湘学的一些重要人物、大思想家，也差不多都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湘水校经书院等著名学府学习过，直接受到湖湘学统的熏陶，他们后来又成为湖湘学统的重要传人。

以上我们从时空范围、主要内容、学术性质和特点、思想成就和影响、传承方式等几个方面对千年湘学作了概略的描述，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湘学确实是一个思想内涵丰富、学术特色鲜明、发展线索清晰、成就和影响巨大的地方学术传统，是千年传承的一个伟大的精神传统。它不仅在宋明理学史、中国儒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中也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我们说要让千年湘学走向世界，这个“走向世界”的含义，主要就是要为人类思想史作出贡献，贡献给人类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湘学中的“道”论，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到胡宏的《知言》，从王船山的《正蒙注》到谭嗣同的《仁学》，它们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中最重要的篇章，而且其中所表达的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与世界各民族的形上智慧本质上是可以相通的。湘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例如梁启超在讲到王船山的哲学贡献时，指出他不仅